

淡溪成立镇级文联

记者 陈清清

梅溪漾波光声传雅韵，龙山焕彩文联聚群英。 12月5日下午，60余名淡溪籍或与淡溪有深厚渊源的文化界人士齐聚淡溪，发起成立淡溪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暨淡溪文化研究会。据悉，这是乐清历史上首个镇级文联，填补了我市基层文联组织的空白。

淡溪是乐清的一个文化重镇。历史上，淡溪曾出过8名进士、88名举人和生员；两大著名乡贤，梅溪王十朋是南宋大贤、一代名臣，埭头翁卷是著名诗人，诗作名篇传后世、播天下。近年来，淡溪镇致力于发挥独特人文资源优势，加快状元小镇建设，古民居保护，王十朋、翁卷、林姓七子人文研究，打造杨梅文化节等文化品牌。淡溪镇党委书记黄爱丽介绍说，如今，淡溪正依托文学艺术的引领作用，朝着 生态镇、旅游镇、历史文化镇的目标转型发展。

文艺界是思想活跃的地方，也是创造力充沛的地方，淡溪镇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文联工作，充分发挥文联的优势，鼓励文艺工作者参与到淡溪经济建设、旅游发展等工作中去，努力营造全社会尊重文化的浓厚氛围。 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刘云峰说。

会上，陈霜当选为淡溪镇首届文联主席，陈友中当选为淡溪文化研究会首届会长。

「好书」

解密清代 海鲜 图鉴



中学时 ,张辰亮有一次去故宫玩。身为生物爱好者的张辰亮 ,被书画展区的一排动物画谱吸引了。沿着展台看过去 ,第一本是《鸟谱》,精美绝伦的花鸟画。第二本是《鸛鸽谱》,各种古代观赏鸽。第三本《兽谱》,各种走兽 ,里面有一张是一头黑猪。当时张辰亮觉得有点可笑 ,一头猪也值得画进皇家画谱？

但当张辰亮看到最后一本《海错图》时 ,那头猪已经完全不算什么了。这本画谱里全是稀奇古怪的海洋生物 ,画风也和前几本截然不同。说它是工笔画吧 ,动物的神态又十分卡通 ,说它是漫画吧 ,却又一本正经的样子。而且这些动物似乎在现实中都有原型。记得有一幅是 并鱼 ,画的是一只头顶喷水的大海兽 ,一眼即知其原型是鲸鱼。

看惯了花鸟画的张辰亮 ,惊讶于中国竟然有如此有趣的海洋生物图谱。同时 ,张辰亮感觉体内一个暗埋的兴趣点发光了。

2014年 ,一听说《海错图》被故宫出版了 ,张辰亮立马跑到故宫神武门旁的售卖点 ,买了刚出炉的一本。

翻阅之后 ,这扇新世界的大门彻底在张辰亮面前打开了。他的作者叫聂璜 ,出生在明末的杭州 ,是一位画家兼生物爱好者。他苦于自古以来都没有海洋生物的相关图谱流传 ,决定自己画一本。康熙年间 ,聂璜游历了河北、天津、浙江、福建多地 ,考察沿海的生物。每看到一种 ,就把它画下来 ,并翻阅群书进行考证 ,还会询问当地渔民 ,来验证古书中记载的真伪。

经过几十年积累 ,聂璜最终在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完成了《海错图》。这也是他传世的作品。之后 ,聂璜就从历史中消失了 ,此书也没了下落。直到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这部书才重现江湖。这一年的皇宫档案记载 ,太监苏培盛(对 ,就是《甄嬛传》里的那个苏培盛)把《海错图》带入了宫中。

海错的 错 ,是种类繁多、错杂的意思。汉代以前 ,人们就用 海错 来指代各种海生物。《海错图》描绘了300多种生物 ,其中的动物几乎涵盖无脊椎动物门和脊索动物门的全部主要类群 ,还记载了不少海滨植物。这本书颇具现代博物学风格。而且每种生物所配的文字 ,既有观察记录 ,又有文献考证 ,并配趣味 小赞 一首 ,读来令人兴致盎然。

但张辰亮发现 ,书中也有不靠谱之处。比如有些动物聂璜未曾亲见 ,仅根据别人描述绘制 ,外形有很大失真。关于生物习性的记载 ,也是真假混杂。也正因如此 ,张辰亮得以从文字和画中发现蛛丝马迹 ,辨别真伪 ,并一步一步推理分析 ,从而鉴定出画中生物的真身。就像在破案一样 ,非常过瘾。

于是 ,张辰亮从2015年夏天开始进行一项工作 :用今天生物学的角度 ,对《海错图》中的生物进行分析、考证。在这期间 ,除了翻阅各种资料外 ,张辰亮还去辽宁、福建、广东、广西、天津以及日本、泰国等地搜集素材、实地考证 。到今天一年半了 ,不知不觉也写了30篇文章。工作还将继续 ,先集为一本《海错图笔记》,大家看着玩。

(王常权 整理)



我们只是一株树

太阳树

—

芭沙苗寨处在不算高的一个山坡上，我们到达寨门口的时候正是午后，热辣辣太阳顶头照下来，山路上没有几个人。停好车买好门票，我们往大门口左边的一条小石板路走进了寨子。

小路两米左右宽，沿着坡向上，两边全是茂密的树林。山道弯弯，引人注目的是这些树木，年代久远有合抱粗的，也有细细长长的，虽然它们大小不一，但都向着天空，齐刷刷努力向上生长，一片树林在我还没有走进村寨时，给了我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

也许是大中午的闷热，知了鸣叫的间隙还夹杂其它虫子的声音，小路更加宁静，我们还没有走到香樟木纪念亭的时候，有三个六七岁模样的小男孩迎面过来，他们穿着右衽铜扣青布衣，直筒大裤管青布裤，每人的肩上都扛着小土枪，我们自然而然将镜头对准了他们——小小岫汉子啊！可是照相要钱十块，既然照了，不得不给钱，我们也讨价还价给了五块。

我从一小男孩手里要过小土枪，一尺来长木柄铁身的枪还挺沉的，我打开枪的保险问能不能扣扳机，小男孩说可以。我举枪向上扣动扳机，撞针 咔嚓 一声不是玩具，如果装了火药还是真能打的。送走了这几个小男孩，没走几步又有两个小女孩出来了，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甚是可爱。同样，合影或给她们拍照，都要收钱。小男孩小女孩的出场前后，如同排演好了的舞台剧，在密林小路上和我们偶遇。

二

或许是季节或其它原因，到岫沙苗寨的游人不算太多，相比于人挤人的西江千户苗寨，这里保持了一份自然和宁静。在敬献毛主席纪念堂香樟木纪念亭里，十几位穿着民族盛装的姑娘，专心致志绣花，对于游客的围观，她们连眼皮子都没有抬，也许干好手中的活对于她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香樟木纪念亭前的香炉冒着袅袅青烟，亭子中央用围栏围着，那株被村民称为 神木 的香樟树根还在，直径一米多的千年 神木 主干则早已在1976年送到了北京，用于建造毛主席纪念堂。当年要砍这株树时，据说村里的百姓个个哭天抢地。对于他们说，这是一株比祖先比性命更重要的树，一代又一代护佑着岫沙苗寨，谁能下得了手？最后还是外乡人过来砍树，当这株香樟木被汽车拉走时，全村的人站在路口无不泪流满面。听说国家还是体恤百姓的，拨了2万元钱给村里，于是造起了这座纪念亭。但是，一个外乡人永远也不能体会岫沙人对于树的情感和依赖，这是我们走过了香樟树纪念亭，在前面不远处两座小木屋里，看完了岫沙人树葬文化陈列室后的顿悟。所谓的陈列室其实没有什么实物陈列，一幅幅放大的照片挂在楼上的板壁上，这些照片的文字和画面也许因为紫外线的照射和风雨的侵袭，有点破旧和模糊了，但照片的内容令我震惊，生和死的画面，在这里我们通过照片来认识，看来，树和岫沙人存在着某一种生死相依的关系。

岫沙人是不砍树的，哪怕是修剪

一下枝丫，在他们的观念里，每一株都是依附神灵的 风水树 。他们信奉万物有灵，这些树是他们的神灵和自然图腾。在岫沙，一个人出生后，其家人要为他种上一株树，直到他生老病死的那天，再砍下他出生时种下的这棵树，作为他（她）的棺木，下葬后，在墓穴上再种上一株树，表示先人的生命与树同在，生命在自然中永远不死。

三

古老的村寨，几百年来因为贫困和缺医少药，孩子的成长异常艰难，于是他们常常把孩子 拜寄 给某一株树，那些经历过百年又郁郁葱葱的大树，则是他们的 豆久 ，汉译为和树。 和树 这儿集聚了许多鬼，小孩儿出生后得了病，父母就会把孩子抱来坐在自己选定的石头上，拿糯米饭、腌鱼和酒来祭树。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经常看到有些大树根旁，一些石块被累叠起来。

岫沙人不立墓碑，顶多在墓穴上放一石片。因为，岫沙人认为人死了会转世的，所以他们家里也没有神龛和祖宗牌位，他们祭祀已故的老人只祭到父母一辈，祖父一辈就不能祭了。他们相信祖先已经 转世 了。岫沙人把去世称为 派阿 ，就是那边还有一个 鬼的天地 ，所以，那些坟地都是鬼地，莽莽苍苍的林子里没有人敢去砍柴割草。因为他们认为人死了 ,迟早还会回来投胎的。比如死去的母亲要回来就会变成儿子 ,于是自己像母亲 ,母亲也像儿子 ,人生就这么世代代地轮回着延续下去了。

这是岫沙的几百年历史，更是岫沙人的精神写照。外地游客来到岫沙，对于这一点不了解不理解，等于是白白来了，说得严肃一点不配来这里，或者说对岫沙人缺乏起码的尊重。只有懂得这一点，才开始看懂岫沙，才会明白村头纪念亭里那株千年香樟的树根前，香火缕缕永远不息的供奉意义。

四

当我们走出岫沙人树葬陈列室，来到村中央的生态表演场时，更能理解树在这里的现世用途和精神支撑。其实所谓生态表演场，是近几年来村里拆出来的一个游人小广场或空地。这块空地四周，是一排排的吊脚楼，它们全都是用树来建造的。柱子、地板是树的，老旧一点的屋顶是杉树皮盖成的，山坡上道路旁的 禾晾架 全是树木搭成的，甚至于妇女们染衣服的染料，也是盛在一块用整木挖出来的长方形木器里。

在一吊脚楼前 ,竖着一个楼梯 ,那是用一整段树木挖出一个又一个的阶梯 ,这样的梯子谁能上得去 ,更重要的是 ,这座吊脚楼上 ,一位苗族姑娘正低着头画着腊染布 ,静如处子半露脸 ,看来 ,谁能勇敢踏着这整木梯子上楼 ,谁就能一睹 楼台小姐 的风采了。

岫沙村中心的这个游人广场，有一排用树木竖成的墙，很多人来这里，就是要与上面写着的一行红色的字合影： 世界上最后一个持枪的部落；但是最值得我们一看的，是木墙旁边的三块黑色青石碑，这里立着岫沙的村规民约，即如果村里有人斗胆乱砍树，就罚你 三个一百二十：120斤酒，120斤肉，120块钱。以前村里人主要收入是砍柴进城去卖，但砍柴可以只许人挑，不能用

车拉。挑得动二百斤是你力气大，没人干涉，但谁要用车拉就要罚 三个一百二十 了。

难怪前几年文人余秋雨来到这里，感怀岫沙写下了 人即是树也，生命长青，这也许就是岫沙给予我们这些离大自然越来越远的现代人的启迪？其实，我们从 岫沙 这个词的原义，就可以窥见树和岫沙人的关系。岫沙的 岫 不读ba，而是读bia，同样是平声，到了这里，一声bia沙，我们彼此心领神会，感觉它的独特、原始和地道的土味。岫 字是汉语借古壮字，壮侗族语言中意思是石山。但在这里， 岫 意译成汉语是芭芒草多， 沙 是杉树多的意思，后人将 杉 写成了近音 沙 。完整的意思不难明白， 岫沙 就是草木旺盛的地方。

五

那天下午，我从村中心的生态表演场西行看下午的那场岫沙人的演出，穿越守墙坡，到达古芦笙堂。虽然这个 守墙坡 上下坡走得很辛苦，但切切实实让我领略了什么叫密林？看来 守墙坡 确实是村里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好地方，一是树林茂密，不易被别人看见，二是离村里也不远，一二百米的距离，家里有事喊叫一声也能听得见。在守墙坡我没有看见男女恋爱，但坡上那株不知道生长了多少年的古树，让我停下脚步足足呆了几分钟。这古树有俩人合抱粗，主根茎到枝头二三米高的树体是中空的，僵而不死的树皮，一片又一片呈乌黑状，上面爬满了来来去去忙碌着的蚂蚁。那乌黑的树皮，不知怎么的让我想起了岫沙汉子和女人穿着的衣服主体颜色。

古芦笙堂是一个很大的广场，周围全是密密麻麻的参天大树。整个广场铺上了木板，方便跳舞和表演。岫沙村里的表演队没有 高大上 可言，音响很烂，抢亲的节目让人十分不爽，因为表演的村民年龄都是爷辈了，去抢年轻的姑娘显得不伦不类。也许这里年轻的小伙子，都离开岫沙打工去了。但是，他们用镰刀剃头的节目表演，震撼人心。一把长弯弯亮晃晃的镰刀，从耳后根开始，没有几分钟就将脑袋四周的头发削光，只剩下头顶上的一圈，岫沙人称这为 剥荡拎溜，就是男孩到了十五岁要接受这样的 成人礼 ，头上就可以留 户根 了。 户根 就是将头的周边的毛发剃光，顶上蓄发挽成一个椎髻，这是他们的财富与权威象征。这个发型类似于古代的武士和江湖侠客， 户根 在岫沙男子的头上留了一代又一代，岫沙人把它看做是消灾祛病、保佑安宁的护身符，有了这个，孤魂野鬼就不敢随便来缠人了。至于他们为什么留这样的发式，没有谁能说得清楚。有人说，几千年前他们的老祖宗蚩尤战败后从东方迁徙过来就是这样了，因为森林里猛兽多，又经常受大水，所以他们要上树逃命，头顶上的 户根 是树的象征，只要树在生命就在。

生是一株树，死后也是一株树，在生死之间，要 拜寄 给一株有神力 的树，岫沙人来自于自然又回归自然，生前死后钟情于亘古不变大自然里的一株树。在这里，人与大自然真正连成了一体。我们来到岫沙，感悟岫沙，从今往后，不管我们在不在岫沙，对于大自然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一株树。

孤独走大漠



南亦丹

在即将步入中年的这个十月，我把自己任性地抛到了大西北。一个人。按心理学的年龄划分，三十五周岁属于步入中年的分水岭。那么，当走完这一趟旅程，真的就不再年轻了。

这不是一趟青春告别会，这是一场与中年握手言欢的仪式。活了半辈子，突然不知道为什么而活，为谁而活，要怎么活了。

八天的行程，跋涉了三个省份（甘肃、内蒙、青海），在车子纵行穿越甘肃河西走廊和穿往内蒙古西部而去的漫漫数千里，一路黄土高坡，戈壁沙丘。高原的厉风带出黄沙漫道，眼睛里几乎捕捉不到一丝绿意。在这块植物和动物都不适合生存的风沙高地上，人却在倔强地生存着，一代又一代，坚韧如同扎根繁殖在干旱的沙漠戈壁滩上的胡杨和一生负重徒步在大漠中的驼队。

棕黄色的骆驼，在苍茫的天地中不急不缓地走向视线中沙漠的尽头，那山峰似的剪影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无限苍凉却坚毅。

额济纳旗的胡杨林，黄得还不够透，也不够浓密。一株株胡杨各自孤立地挺立着，活着一些，死亡一些，但枝干都苍劲，不屈不挠。据说胡杨的根可以深入地下五十米，去寻找有限的水源。活着三千年，死后三千年，倔强倔傲的魂魄依旧。最神秘的是那片沙尘暴中光顾的怪树林，因水源改道而全林覆灭。传说，附近黑城中的黑将军在城内水粮阻断的绝境下，带着全城将士在一场突围中全军覆没于此。突围之前，将军将自己的一对儿女双双推入枯井，和金银财宝一起永远埋于地下。这是怎样的一种绝望，我无法想象。也无法判定怪树林中胡杨林的死亡与黑城将士们的死亡，是否同属一个时期，也不确定传说中的黑水河拦截和水源改道是否同属一件事情，只听见沙尘暴中那呜咽的黄风，飞扬的砂砾，似是无数魂灵的低吟。查证历史，只说有记载称，至正元年，知其为元朝故城，明代无人居此。一座城，就这样空了下来。一座林，就那样枯了下来。一段历史，就那样成了传说。

这是第一次来沙漠地带，在风起沙涌的山坡上，也试着攀登，逆风前行，风沙让人几乎站不稳脚，飞舞的沙砾令人无法睁眼。这一刻，我更佩服扎根在这里的每一样生灵。连空城和空林，也那样让人膜拜和肃然。

去往青海省的青藏高原上，秋色醉人。独自小跑着越入海拔三千七百余米的冷龙岭山村后坡，当落满黄叶的土坡小道和金黄色的树林裹挟着安静的秋风，犹如一幅浓郁的秋色油画猝不及防地出现在面前时，那一份遇见美好的孤单，美丽也萧瑟。这美好，从不为等待他人的欣赏而存在。安静地绽放，也安静地落幕。它的充盈，它的富足，它的孤单，都在我的眼里，我的心里，我的镜头里。

最后一程，感谢好友鹏燕和家人招待，有幸在青海湖的湖边自驾皮卡，感受一段青海湖的神圣和美丽。入冬前的青海湖，已经不似七月时的繁华和热闹，而这，恰是符合了我的心意。一路下来，看到环湖朝拜的藏民，单骑行天下的自行车友，和跨过公路迈向湖边的羊群。他们，都有各自虔诚的信仰。藏民朝拜圣湖，单骑者怀揣梦想，飞鸟信奉蓝天碧海，羊群则深深眷恋这片土地。他们，都在有限的生命里，执着地忠诚于自己的心灵。

大西北，一片既苍凉又苍劲的广漠，时间洪流里推送出来的一段段历史，被这片广漠一次次次无声淹没。只留下一座又一座有过故事的山头，一旦又一旦有过血流的城墙。连三千年不倒的胡杨，也不能亲验其间的每一段历史。再强大的城池，再强悍的权势，再美丽的容颜，也抵不过时间，终成为历史。那么，我们的一生，就忠诚地把繁华和荒芜都留给自己。

一路上，丢了很多东西。唯独，没有丢了自己。房卡，食物，频繁地在手中消失；手机，也是一次次地找又丢了，丢了又找。很多时候，觉得自己是丢了脑袋地在过日子。又或许，我只是把有限的脑容量，都留给了孤独的思考。



清和晨曲。陈尚云 摄